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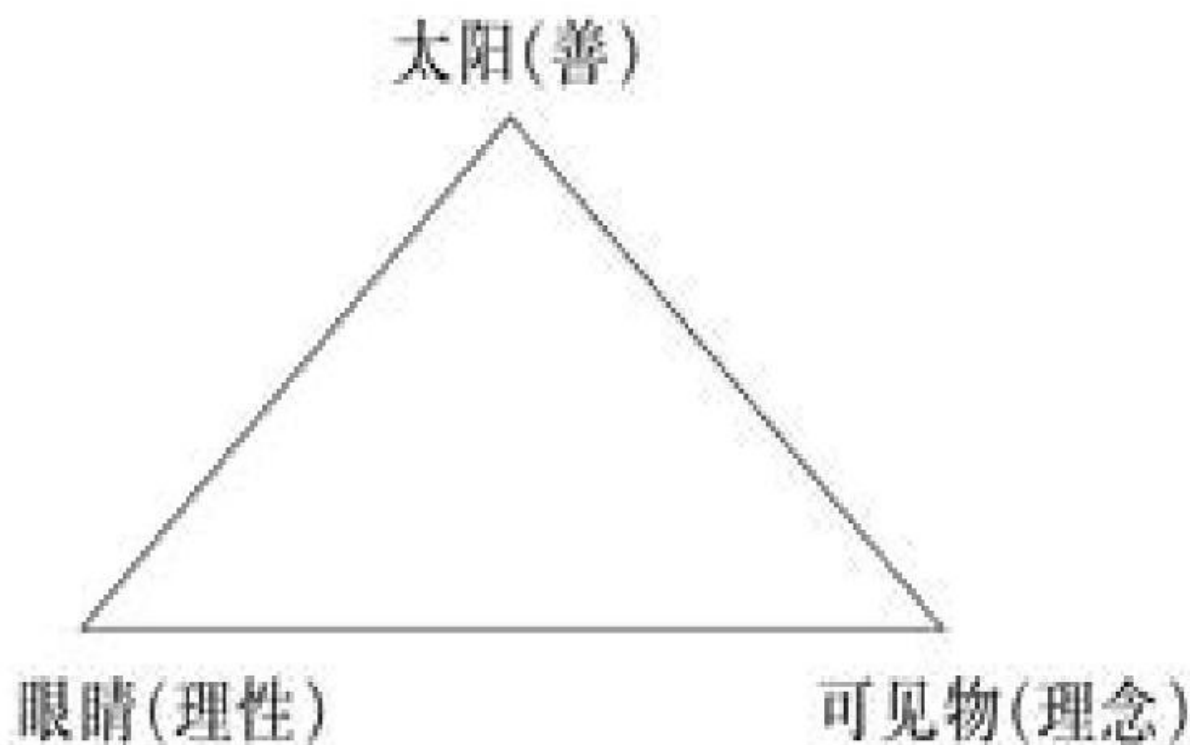
柏拉图的三个比喻和哲学家教育 | 《理想国》小组第四次读书会

范围：505a至第七卷结束。 内容：柏拉图的三个比喻和哲学家教育。

上次读书会结束于“用画家画画类比哲学家治国”，在505a，苏格拉底的对话深入“善的理念是什么”的话题。苏格拉底并不认同“善是快乐”或“善是知识”的观点。事实上，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把它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标，但人们不能确立对善的稳固的理念，不能充分了解善究竟是什么（505e）。小组成员提出，能否从道德上理解这里的善。反驳观点认为，整个理念论应当是超越道德的，所以不应当从道德上理解善。“善”是好（good），人的行为都是趋向于“好”的。而看不到善的理念的人，所作出的正确意见（选择）就像是瞎子走对了路（506c）。

日喻

苏格拉底为了给格劳孔兄弟阐释“善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暂时放下了这个问题本身，转而借说明“善的儿子”以解释善，并使用了一个“看得见”的对象类比思想对象——即太阳。（507a-509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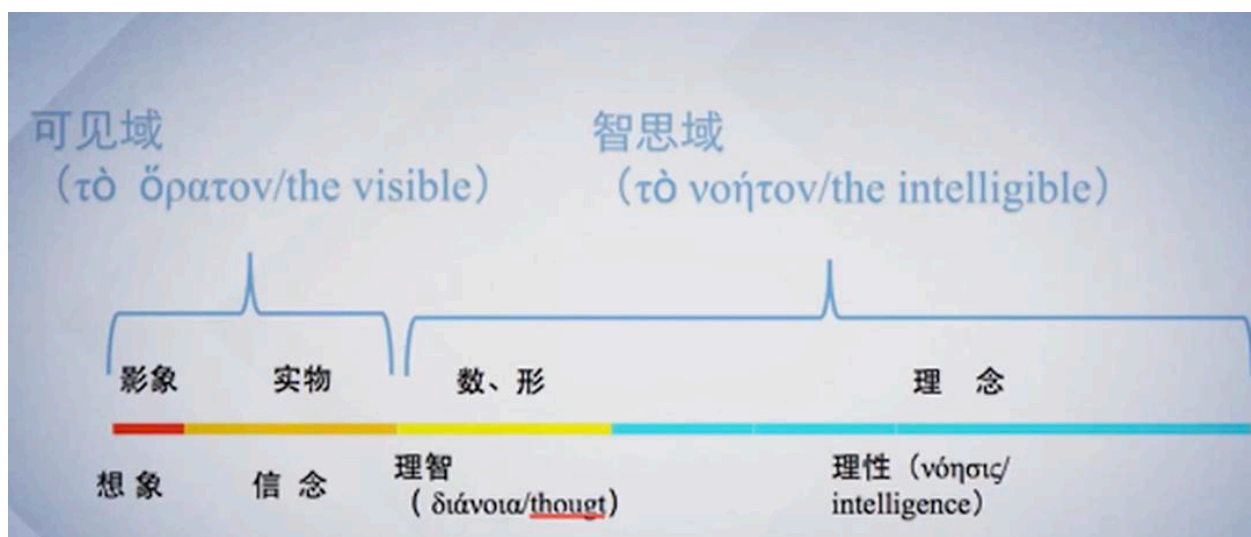
他说，善的儿子是太阳，眼睛有视觉能力，太阳的光线照在可见事物上，眼睛从而借助光的媒介看见可见事物。眼睛、太阳、可见物，三者缺一不可。若没有太阳光线，在夜晚时即便人有视觉，也看不见可见事物；同样虽有太阳光线却没有视觉，可见事物也是不能被看到的。太阳对应善的理念，可见事物对应可理知事物，视觉对应理智，人的灵魂就像是眼睛。当善的理念投射到可理知事物时，人的灵魂就能通过理智认识它们。同样地，脱离了善的理念，灵魂是无法正确认识可理知事物的。善的理念一方面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另一方面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508e）因此，善是比真理还要高的东西。

在讨论善是否是可理知世界的一部分时，有人认为善的理念既然是知识和认识中的真理的原因（就像太阳是看见的对象的原因），那么善的理念如何归属于可理知世界是一个问题，因为一个事物不能成为自身的原因。

线喻

接着，格劳孔请苏格拉底继续说明他的想法，谈话就此进入线喻。苏格拉底说，若以一条线表示世界，把一条线分成不相等的两部分，则可划

分出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然后把这两部分的每一部分按同样的比例再分成两个部分。在这四个部分中，第一部分的是影象。所谓影象，指的首先是阴影，其次是在水面或平滑固体上反射出来的影子。（509e）例如，在之前文本中苏格拉底谈论哲人王时，曾将政治家比喻成画家，政治家建造城邦就像画家画画，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其行为均是对理念的模仿。第二部分是实物，即一切自然物和全部人造物。而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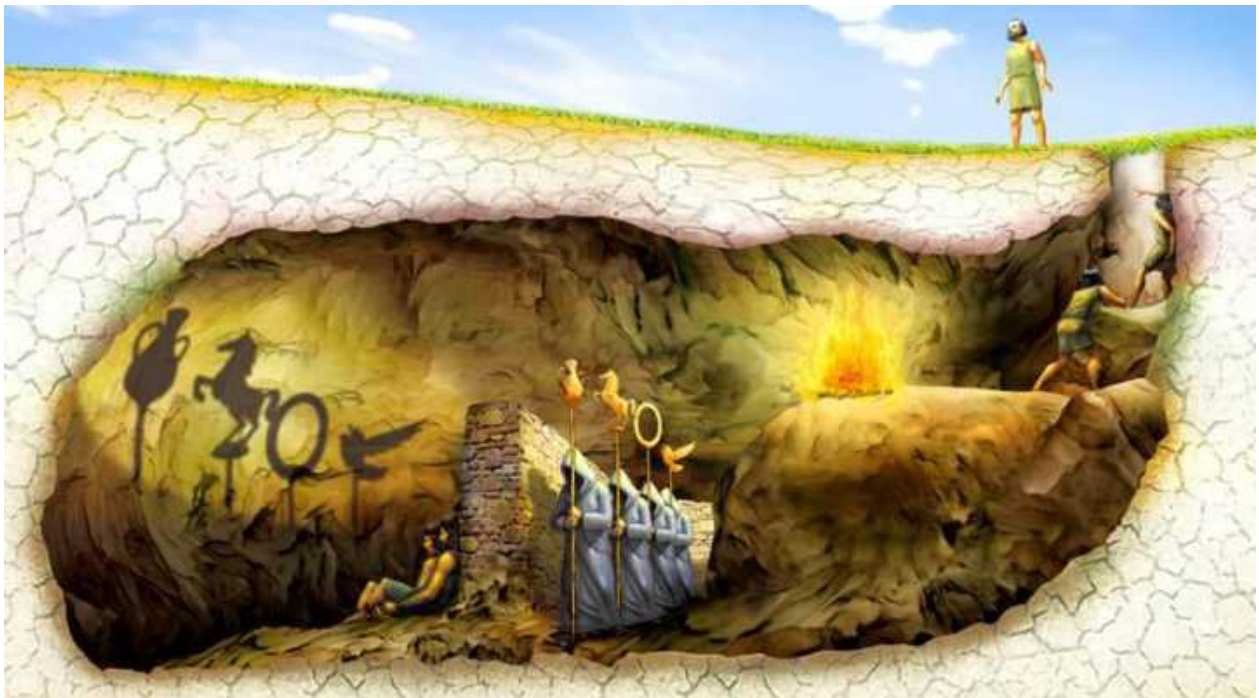


有小组成员在读及柏拉图理念论的时候，谈论了现代大学学习方式。比如，有同学提出，在学习“买卖合同”时，我们在学习的是现实可见的买卖合同，还是“买卖合同”的理念呢？现实生活中有千千万万个实质发生的交易，这是可见的；但买卖合同的理念是唯一真实的。先搁置“概念”这个词，不讨论上次提到的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至少在苏格拉底的“共相”的语境下，“买卖合同”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作为一个理念存在的。广而推及，事实上我们在大学中学习的大部分知识就是理念。

此外，苏格拉底又将可知世界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几何或与此相近的。它们真实性降格的原因，是这些东西不能突破和超出假设（如假定奇偶数、三种角），并且利用了可见的图形做影象。（511a）第二部分指的是逻各斯（可大致理解为“理性”）本身凭着辩证的力量而达到的那种知识，“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并且最后归结到理念。（511b-c）

洞穴比喻

“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长通道通向外面……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在洞外上面有一条路。沿着路边已筑有一带矮墙。矮墙的作用象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器物举过墙头，从墙后面走过。囚徒们因为被限制了不能转动，只能看到火光投射到对面洞壁上的阴影，并断定自己看到的阴影是真物本身。（514a-515e）这就是所谓的“洞穴比喻”。



如果其中一人被解除了桎梏，转头环视，被迫看向真实器物和火光，他会感到痛苦。如果有人硬拉他走上一条陡峭崎岖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见到了外面的阳光，不让他中途退回去，他会觉得这样强迫着走很痛苦。（516b）日喻和线喻是静态的，洞穴比喻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用上述线喻理解洞喻，可以认为从地穴到上面世界并在上面看见东西的上升过程和灵魂上升到可知世界的过程是统一的。若将地下室看作更低层的影象世界，用火光比喻可见世界的太阳，被解放的人往上走到了地面，他会看见太阳，这个时候就像他一开始看见火光一样不可接受，但是他会逐渐适应。

已经能看太阳的人，如果他回想自己当初的穴居、那个时候的智力水平，他会庆幸自己的变迁并替伙伴们遗憾。柏拉图在此处似乎暗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已经走出洞穴的人，不会热衷于以前敏于辨别阴影次序而得到的奖励，也不会嫉妒囚徒领袖的权力，他宁愿忍受任何苦楚也不愿再过囚徒的生活。（516c-e）

接下来对话一转，苏格拉底说，逗留在上面的还应该回到洞穴。走出洞穴是成为哲人的过程，回到洞穴是成为哲人王的过程。对于前者，柏拉图有意暗示了教育的重要作用，因为是“有人硬拉”他走出洞穴，“想方设法努力促使”灵魂的转向。那些到达地面的人，为什么还要回到洞穴过低级的生活？因为在理想国中，哲学家是由城邦教育造就的，所以应当回报。我们小组认为，在上述理由之外，哲学家由于看到了善的理念，也是自愿的。在之前的读书会中，读过柏拉图在第五卷提出的公共教育和共产主义——不同金银铜铁种的人中，最好的人种接受城邦共同的教育，没有父母，共产共妻。因此城邦的教育在塑造哲学家时起必要作用。

从地面回到洞穴的人一开始也会不适应，“因此你们每个人在轮值时必须和其他人同住，习惯于观看模糊影象”。（520c）这里与517a结合起来，一种解释认为柏拉图是对老师苏格拉底的修正，重新观看影象，处于洞穴中的人便不会说他“到上面去走了一趟，回来眼睛就坏了”，从而连一个往上去的念头都没有。

哲学家教育

那么，具有灵魂转向可能的人如何被造就出来？在第二、三卷中，柏拉图详尽描绘音乐和体操对护卫者的培养。“除去音乐、体操和手艺，剩下的还有什么别的学问呢？”（522b）包括算术、几何（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天文、和谐、辩证法。

算术是一种对思维过程的训练，不仅对于小商小贩、军人都有实用价值，还会“用力将灵魂向上拉，并迫使灵魂讨论纯数本身”（525e）。联想线喻，数学虽然属于可知世界，但它在真实性上又不同于理性，处于从意见过渡到知识的理智阶段，纯数可以使人突破可感觉对象。一个苹

果可以被切成两半，而对于理性数，“每个‘一’都和所有别的‘一’相等，而且没有一点不同，‘一’内部也不分部分。”（526a）

然后学习的是几何。几何之后，“应该象研究几何学那样来研究天文学，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不去管天空中的那些可见的事物”（530c）。接下来是学习和谐，苏格拉底说不能只是用耳朵听音乐而不愿用心灵，应该像天文学家一样，“寻求可闻音之间数的关系”（531c）。若干世纪以来，音乐与数学确实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最后是辩证法。如第一卷苏格拉底和色拉叙马霍斯等人的讨论就涉及辩证法。数学研究的方法是假设——演绎法，“由假设下降到结论”。几何学家所研究的东西“虽然确实属于我们所说的可知的东西一类，但是有两点除外：第一，在研究它们的过程中必须要用假设，灵魂由于不能突破与超出这些假设，因此不能向上活动而达到原理；第二，在研究它们的过程中利用了它们在下面一部分中的那些实物作影象——虽然这些实物也有自己的影象，并且是比自己的影象来得更清楚的更重的”。而理性的研究方法是假设——辩证法。“辩证法是唯一的这种研究方法，能够不用假设而一直上升到第一原理本身，以便在那里找到可靠根据的。”（533c）

苏格拉底承认辩证法可能带来的恶果——“搞辩证法的人违反法律”

（537e）。在538e，他所举的例子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光荣？’当一个人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并且根据从立法者那里学得的道理回答时，他在辩论中遭到反驳；当他多次被驳倒并且在许多地方被驳倒时，他的信念就会动摇，他会变得相信，光荣的东西也不必可耻的东西更光荣”。所以年轻人不应该被引导尝试辩论，必须等他们进入老年心智稳定，再通过辩证法去看善本身。在洞穴世界中，哲学应该保持节制和温顺。

FIN.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隐几门主（id: yinjike0331）



隱几 第三輯